

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二四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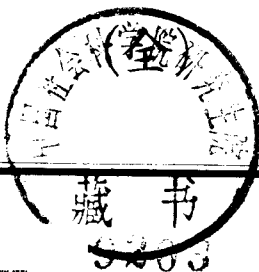
據

清乾隆刊龍咸秘書本
周亮工撰

影印

福建省

閩小記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5652/62



10098475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臺一版

閩 小 記

全
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五號

印刷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新
知
學
社
PDG

龍威秘書
閣小記

周亮工撰

閩小紀上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藝光太直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曾慎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

言金
歌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
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食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
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
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
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卽

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鸞誣此貞禽矣鸞負雌以遊人呼曰鸞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魚魴嬌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
過嶺之類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
若山蘭葉嫋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魷嬌一種
大異魚魷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
魚魷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
受服亦不忍直日作莖花一綻卽橫陳于碧葉中若
春閨思婦甫勻枕痕又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
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儷此則君名姝旣醉非此
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爨

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艷予偶得此種驕語聞
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
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觀後至漳見極大者
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
食後從張賢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
常遂不能復噤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
血舌朱鱗火鬚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携之江南

環觀橋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綠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即又過之文彩燦燦不委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即此膚理便是輾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

此嘉名耳與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
味不堪與車噉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
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
蝟蝟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尙云從來
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蜃人索之
梅花厂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蠟房參
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
過而問之蜃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
相思者遂真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

言今
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
者不知凡幾矣為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然因名蒼玉洞
石磊磊不群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
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於此側一石
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
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鏗鑄河東居民惑于
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

不累月而石之童秃者潛生黠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異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徃徃多愚以謂撰時揆日畫基所向鏤址所立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於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緯每有危

險神則來相址石所繫蠟輒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舊
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但記時日與
所費工費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尙復侈
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輿
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爲公祠予甲午過其地
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
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
今宦其地者類使人揭碑郡人憚遠途又索者多乃
別爲木木以應泉州僞揭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

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蠶新話云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又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搜剔太過然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云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

言金
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
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
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

蝗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予初意
蝗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蝗纍纍細如蟻蝨益
閩人培水田種蝗盜者洩水則蝗苗隨之溢訟者輒
曰拔我苗矣王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
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

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鯉苗失蔬圃異
事的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
圖畫吳文中落筆卽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
于憩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
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
輒爲懷嘆

閩茶

武彛劣煎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既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洗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卽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剏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誦

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

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彞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彞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彞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聞茶而甚艷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御茶園在武彞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旣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見今之閩小紀

八

武彞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
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
冠苦干追呼盡斫所種武彞真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
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
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謂閩
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
檀實則固不重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
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鷺宜爲

其所謂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
他味道作蘭香究使茶之真味盡失汶水而在聞此
亦當色沮薛嘗任劣勛自爲剪焙遂欲駕汶水上奈
謂茶難以香名况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
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沆濯甌盞之需
貢使類以價償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
廖地產非武夷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
閩人以粗籠膽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

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天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余得茶甚夥學坡公
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楊數
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爲碧監富沙陌後碧監盡在綠林中
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

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彞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
井也兩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
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
于進貢矣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
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
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

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
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
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麩郊坵兒女如蟻歸則和米
搗成如彈丸大

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
合釀入夏不壞

襄陵酒名其麩夜則飲露晝復晒之味嚴洲縱量大
者飲不過五斤

三山以藍酒直益為最又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
沽人一壺取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
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卽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

閩人請醅為
妹作去音

短白卽延平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留易呼

為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老
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
鬻之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爲冠味
沉厚蜜醪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
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
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
所監麴種值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
雖炎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
釀之夏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唐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
檀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爲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
味甘冽故又名錦江沁液以酒釀酒曰雙夾樵川人
多製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酌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墨傾之則滿座幽
香郁烈如荔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
山棗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
曰橘酒飲有餘香

菘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則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蕙苡則又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鱗不秦邳然種種咸備使醞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釀糟無法腥醜相角土人

所珍燻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盡
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
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
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
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
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

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尙其嫵媚手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卽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

善接者鋸木之半取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卽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尙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筴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穰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

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

樸荔

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貨
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
樸青者樹主與樸者情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
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
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
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
樸家囑少

荔歇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圍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輒作濫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卽歲實亦卽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顏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閩關以上無荔

閩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卽地同南樹較茂樹

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終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間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蟲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穰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向之勿飽鼠雀吏顰蹙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伴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匿笑

礮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礮田也
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礮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
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烟之
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
烟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
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
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
婆娑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
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
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
間屋高雲客爲予言連江鐵髯隱處秋海棠高一丈
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
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而浮之若杯身坐

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
以值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
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
名爲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爲燕室矣有烏白紅
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
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葉字

珍珠傘

汀西邛坑口撥土一寸許卽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
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

傘爲敵所破當卽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
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
汪革僭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
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
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
名爲珍珠傘云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
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

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
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卽今暫
規數枝未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艷異常予常
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
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卽不生虎林一郡聞只
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
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

讀金
域盛傳閩中俱那衛卽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
幹有卽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
見老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
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水頭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
香爲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尙帶實作旃檀香尤足異

也水晶丸較諸荔枝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卽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燔故名焦核外人誤作焦葉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

人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畚民于酒不解碧霞
于海錯不解蠶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椰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椰故種椰者橫插倒植無不立
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
數株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
解

龜

漳州孫孺理為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為

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蠕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尙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乎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卽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屬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素巖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當時亦無增馬爲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卽一母所生方且爲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候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疏諫

南巡遷員外郎司臧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
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
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夫
起拜矍鑠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
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
爲詩友應亮則少谷之壻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
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
以爲盛事公百歲時尙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鄧公
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故得六年其法取松脂用河

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飴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秘結翁暮年生菓井水不去口終不泄馮他人服之火盛慾熾多得奇疾蓋翁秉負有異非關服食也

林大守元美

閩縣林大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謚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棹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枌慶遠守庭珪湖州司理庭棹子炫通參庭機子燦大宗伯煙大司空凡三代典

成均一門五尙書而他蔭叙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習之女曰何異閣老尙書不此中出耶公昇其語召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盍書數字爲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後人有從予遊者亦常以此語予絳緞至今尙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嫌俱為大宗伯晚年歸里
大宗伯與大司馬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
值小宗伯至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
吾密友兒子于禮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
視小宗伯尚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為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聞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十
年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

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
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宏治十七年解
元黃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黃庭宣嘉靖二十三
年癸卯解元黃繼周二十八年巳酉解元黃大觀三
十一年壬子解元黃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
冲其餘五魁之內合歷科又不下二十人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
舉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宏治辛丑進士

福州林庶吉士文結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上筍

予在閩常食土筍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蚯蚓終不識作何狀後閱寧波誌沙喫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臍頭長可五六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臃腫去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卽沙喫也閩人誤呼爲筍云子姻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喫呼之衆初不解後覩此咸爲匿笑沙喫性大寒

多食能令人暴下謝在杭作泥笋樂清人呼爲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徃徃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予偶聞父老言歸視釜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驟斷試之水復蠕蠕動若有知識者似亦射工沙蜮之類聞食之者多生癥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許矣又言經火卽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沒子

言金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能刺人較蚊蚋尤甚
密帷亦不能間之名沒子江南人謂之莫讀作京師
卑濕處亦有之俗名金剛鑽相傳爲此蟲所刺愈抓
搔則愈集癢愈甚但置之不見不聞則自去殊不知

閩小紀下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仙霞兜子

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兜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輶而踰嶺則知竹兜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輶古無是制輶字亦始見於此

大清明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小廢無敢大廢者予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燭

山下壤皆正赤紙錢遍野雪如霞如作大清明曲孤
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赤壤青松雪色紙
鏞州獨作大清明一銀瓶山下展新筵蠻榼紛將椽
粟盛政向春風偏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二骷髏欲
共鐵犁爭閱盡春秋鬼不盲莫嘆雲仍渾忘却舊墳
強半小清明三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予庚寅秋往游洞
深約三四里洞中乳石所結差具人物形而當時好

事者又加之規削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
鍾乳注爲傘形濶可四丈許圓好如人製簷作數重
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望之甚巨漸垂漸細如針
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下復漸巨俗名之曰天平
石此則天工成之非人力所能爲也洞中昏黑必秉
炬而入歲久四壁皆煙煤行者捫掖而上掌皆黑黝
閩人謂紫陽鍾武彘龜山鍾玉華彼武彘無論矣若
鍾此幽晦詰曲而生其人殊可畏哉真詰稱句曲洞
天虛宮之內皆有石堦曲承門口往來上下都不覺

是洞天之中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翳鬱洞壑必如是始堪置足若黑黝如阿鼻獄人亦何樂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畏不敢入洞尾殊空濶日光透入遠視之如滿月實則兩巖互缺合望之圓如規然兩巖相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既微而巖又深幽人驟從黑黝中來恍惚有所見如東方旦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之肅立其中氣如平且洞中所有雖甚奇幻予皆不取惟洞口之聲洞尾之色實自奇

幻賴此起結差慰老眼耳洞中產石卽四方所傳若
石鑿削已盡不能得佳者然卽佳亦只一面精瑩耳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
石刻湮池中久之時出光怪櫜馬驚怖發之卽是帖
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
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則今帖
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
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旣非宋遺而莊摹

者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師名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有文名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墮入舟時文纘冢口咸匿船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

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嬖
曰仍命此女抱携之時護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
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
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旣弗
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
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
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
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
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携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

子廿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
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聞紳姓名人謂須至
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寓
以爲詢已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
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
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
並所生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與養之寓中
携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
文纘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

官屨蹶文纘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
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
之所僅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會孫惠州太守崇孚
面語予如此

收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
似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
劉績霏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公鳳之詞唐僧隱
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

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翱翔其間丹碧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逾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毳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肖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不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哥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

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于首掛弗釋予悲以詩有籠
中閉綠猶虛掛腋裡名香不更收之句此鳥之大何
止如指重又何止幾銖權十分黍之重曰銖抑豈能移
而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掛與桐花鳳
自另兩種坡仙之咏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
詞遂說爲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收香也

鷓鴣

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
須以意會也望之如家雞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

卷八之閩小紀

三十一

有縮者無一越者

言金

九鯉湖鷗

鷗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鷗作粉紅色嬌艷異常清
異錄載隋宦者劉繼鈇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
芙蓉鯉湖之鷗正當以此言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煙髮掩映眾蕊爭芳響屣一
鳴全莖振媚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益也
繼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

入畫向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
人有謬謂卽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圍皆寸許陸龜蒙
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
爲舟耶徐君義言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
而無木蘭余謂木蘭卽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
山中玉蘭高皆數十尺圍皆數圍花開時滿山如雪
龜蒙所咏似卽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本真如

珠樹長泰南靖人家溷廁間皆是

蜜漬蘭

人言蘭花不可食此爲珍珠蘭誤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漬蘭花冬月以之點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如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可食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

岳神祠後歷部郎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
濬號蒼水梁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蒼水神祠未蒞
任卒聞縣林憲獲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
東愆行臺見後軒扁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
怪異哉

林異卿談

金鳳傳

王永啟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
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
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啟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

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
弗能育予亟往索歸蔡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
與友人徐燠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壤墻南部烟
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縱
慾以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
之一子在閩徐存永爲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
廉燠亭氏所爲燠字名燠燠之弟也燠字與公皆以
文名乃知近今撰托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爲然傳之
後世誰復辨之耶

江皜臣

江皜臣腕中有千鈞力善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近推周爾森但沙礪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值爾森開其肩目略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獨皜臣治玉章始終用刀易如割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堅者易于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書薄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得縱送也皜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譜數帙其妾能寶藏之曹秋岳曰江皜臣死世無復有刻玉者矣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熊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携里
 久先是歙人江皜臣以此技鳴携里皜臣入閩遂推
 公兆矣平子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有宋比玉
 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用其意於圖
 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
 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倩
 石公而外林吳不多讓矣

穆倩名遂歙人陶石公名碧晉江人

鱟魚樽

唐皮曰休以鱈魚殼爲樽澁峰齧角內玄外黃謂之
訶陵樽鬚殼閩人皆以爲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
脫腥薰不知曰休何所取登爲飲器

虎蟬

閩中虎蟬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
人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比人異之有鑲
爲酒器者通州如臯亦有此種俗呼爲關公蟬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撐以竹簽大如掌與膠州遼海

所出異味亦澹劣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偽爲之以愚
人者不足尙也濰縣一醫語予云參益人沙玄苦參
性若異然皆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也人以腎
爲海此種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
也生于土者爲人參生于水者爲海參故海參以滌
海產者爲良人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
下說亦近理

西施舌

蓋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

螭房能品江瑤柱逸品西施舌以色勝香勝富並昌
國海棠螭房以豐姿勝並牡丹江瑤柱以冷逸勝並
梅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螭房其太真之乳乎圓真
雞頭嫩滑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涵江癖梅妃子亦
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蚌類非不爭
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繪事之具品群芳之餘卉姬
姜之媵侍耳不足詫也

夜鷺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趨捷如風若巨

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鷺毒過於荔之石背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鷺一過群蟲競起矣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填白予初以瀉茗黷然無色責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景德甌則嫩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窰器不重於時者不獨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鎮窰取土於徽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

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錯認水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紙簫

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爲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土扣之鏗鏗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

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
劉公戡公戡爲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
奕子狀如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
花香盒家之以錦不可覓其聯鑿之迹皆奇技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
調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
異種入李暮手卽至入破當不患騁然中裂矣

命同

聞縣徐存永常爲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楫與同里
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
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
繼舉三子卽興公幔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
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文文大士密縣
人與會城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
尊人惺與公爲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
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
及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

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哉

蘇才翁八分書

宋蘇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直蹟少見才翁曾官閩鼓山勒才翁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繫井于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井水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

今尚存樹下有井亦公所鑿井上橫且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此理之莫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湧二泉相距步武東爲湯泉西爲雪泉東極熱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亭井水重輕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

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尙書入閩
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尙初
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
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
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
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
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
公于理甚悖然公在口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
急當改正

鞞鼓

今之呼鞞鼓曰鞞鼓鞞音蠻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爲鞞工是也閩會城南門外有鞞鼓之地曰蠻鼓洋蠻當作鞞非方言也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始成曹能始有迎春詩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蕉性宜鐵

種者每埋鐵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
鐵真同鳳凰不群雞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虛空
若無梗然亦奇聞也

三蘇祠聯

長泰戴方伯燦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
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極為妥貼

仙門洞

九鯉禱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
有仙門洞亦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屈折

西上有仙宮佛刹循洞口並澗上巨石夾澗凡爲瀑
布者十數級深窮地益闢雞犬桑麻別爲一區可五
里得分水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雪峰

侯官雪峰之顛有泉一坎纔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
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
木二株一爲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爲閩王手
植樛而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識石卵
爆盡我當再來近皆荒廢曩滾木毬亦無存矣

僧伽

福州城內外凡巷口皆築小屋祀泗洲菩薩人皆未曉其義或有一二處求筭祈籤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中國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洲臨淮縣之地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宗間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嘗芬馥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

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
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
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
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
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于遍口道恒河沙復沙
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
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
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絲藤嗟予落魄江淮
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

經筵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
 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白幼年未至江淮何從
 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四
 年將五十年不知伽之壽若干第神僧傳與白詩全
 不相符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
 月三日坐化太白詩多有偽託僧伽款必為誤收神
 伽作傳
 僧傳歷紀年月當不謬也李邕又為僧
 見李集

木棉菴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舖鄭虎臣殺賈

似道于此土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恒作哭聲
豈似道厲魂猶未泯耶

林文結

候官林文結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
謂結字少見換洪英居首然結字見于書經主司亦
憤憤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
安龔錡探花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

子福建解元楊慈應天解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
林同順天解元宋維俱莆田人隆慶庚午福建解元
林奇石順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里三狀元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懺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
龍瓜花紅狀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岬石
橫山而行齧地成溪旣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
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冲峰鄭若龜
嶺黃居龍嶼當時詩云冲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

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儷也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永樂乙酉科吳恭中鄉試第二十六名丁酉科吳寧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乙酉科吳琪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酉年亦異事也恭琪俱第進士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

言分
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歷甲午亦第
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
吳興施可大二子壽明浚明先後中萬歷壬辰乙未
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椽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椽史而置身青雲者自况鍾
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
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大僕寺丞連江
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候官胡

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
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
順中楊文達洪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
靖中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歷癸卯緯
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爲司理大舉詩社
初相見間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
曰唐有鄭鷺鷥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按任昉述異云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

龜脚

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為石蚌一名紫鷲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鷲燈春流即此燈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蚌郭璞賦曰石蚌楊用修亦効江淹作石蚌賦云燈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

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蕃薯

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
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
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產
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
以過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
而是不待種植爨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蔓
黃精山藥山藟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

根如山藥山藟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薺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麤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恠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卽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卽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

鬻之斤不直一錢一斤而可飽矣於是老者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長樂瓜蒌

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刺蒌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蒌郭蓮峰常以瓜蒌貽予予笑謂蓮峰安得瓜甜于蒌蒌大如瓜也北方有文官果如栗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目而尤甘咀則雪甜偏見含則露釀廣長加以房中心窠若規楊梅之通體橫陳室內

神清如誚荔子之將膚都艷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
傳人世誠山中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
伴同爲湖目冷脣綃剝出蕙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
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
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衆
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
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斲石路行

者便之

曹能始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爲工不甚學盛唐
然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秦華峰陰日
色寒長樂宮中秦蠶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
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
閣畫眉看大歷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尙非石倉
極境在杭學七子者故獨髓心于此耳
錢虞山云能始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歛集聲

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西峰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爲詩以清麗爲宗程伯陽酷愛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

御史還家有十搯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
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
圖籍案上置十搯空積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
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
洪公一人清介闔郡風尙可知矣

閩詩

虞山先生云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
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
體今體必七言磨礪沙盪如出一手謝在杭近日閩

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陵變閩派從此自燿矣

又云鄧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宏正有鄒善夫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爲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汝高嘗選明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

世叫囂跳跟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庸靡之病歸咎于林子羽蓋有見于此

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召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爲題卽應聲曰三百群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裡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卽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爲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
卽爲題云沙滿旃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
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
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
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爲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
蛾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悲之
句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入番舶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鬘其入既歸遂得巨富鄰初未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怪其誕妄因給之曰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卽嫁女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金雞

武藝接笥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

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遠
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閣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
片脛骨一二斤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
鶴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剝一舟長丈餘濶三尺
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
纍然上全雞洞視下洞爲小人不感到萬歷丁丑五
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斫
睡香灰內傍有銅磬覆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雞
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籃

繩下半空盤掀雷即墜人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
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玄紀其
實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充從子也圃中非時生荔支其
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爲
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朱竹

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

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爲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
鄰佳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
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
柯畔立支離更見鬢中身一亂擬桃花映客腔斜批
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
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訥透看巖下爛煇處
或是秋深柏葉多

九龍灘

閩諸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舒險予嘗過之作

口號云渴龍無數截中流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

人咸莫語齊編竹簔髮船頭珠爽則飯群起操舟長

戒舟中人也過峽時尤嚴解纜時畏神知吾往過峽

待畏龍知吾渡也編竹簔籬畏船頭以拒怒浪實則

分寸少失觸石立碎若無能為也雪花翻滾浪聲訥十八灘前九曲

龍估客到來齊減載逆風駕起護波蓬舟出水下借

風揚帆期少齟齬實則難刑牲載酒拜龍頭安濟祠

勢急帆即怒觸不敵也中管亂求費盡土梢無限力過龍便自賣清流

利得清流謂其濟險九龍則無險弗濟也長年買閩

此自比近殊有冒清流者過他灘無辨過九龍敗亥

都將絳索換新椽曲曲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似

兒令闕小紀

五三

鐵甘心膜拜土梢公

閩人有紙船鐵梢公之謠土梢公世居龍上習水性奕世相傳咸

精其業舟人入難劍情最能者為之防護一舟下返護第二舟蓋世其業者只數姓姓又只數人誓不傳之于外故不易遇云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墀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墀卒女幼養於叔家聞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越四年父母來歸于翁請死於墓墀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於墀之卒日時縊死

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鰂一名海鰾鮪閩人名之花枝相傳一胥吏醉墮海周身悉化爲異物此其招文袋也所垂白帶宛然浮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覆人反得因其墨而跡捕之愚矣用濕紙層層裹之敲細稍稍火煨之香熟可啖

鱈魚

狀似墨魚出日本火炙揉而爲絲味勝墨魚遠矣

龍虱

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飛墮

言金
餘日絕無食之除面上黝點赤氣婦人貌美能媚男

子

林清

三山林清者諭德誌之祖也避元不仕匿姓名隱居
山寺太守一日入寺中見清儀表不群問曰能詩乎
曰能卽以八音爲題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
田茹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
袍寬旣修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葦除一點浮雲
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

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歎惜守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明日再往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叨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鷓行經綸樹績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終

詩金

身不娶按鴻爲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卽爲郎時作而朱氏年方十九豈其繼室耶

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既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鴻不出使弟子周玄黃玄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爲詩耳因出所作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鴻出見之定交而去

林廷綱

林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
嘗侍游江間殿太祖首唱詩一句曰江間小殿與雲
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
日近龍衣春濕綵雲低旌旗影裡貌貅息斧鉞門前
騏驎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
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問曰浩蕩乾坤一釣圖
絲綸終日倚菰蒲桃花浪暖魚堪噲桑柘春深酒可
沽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真與世情疎熊羆不入君
王兆四海于今誦帝謨後賜名恒忠

閩貧生

閩有貧生客京師饑寒濱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
錢因以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
云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
跡到祇應啼鳥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漾晴沙策
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烟霞
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起人爭一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侯官唐瀆徵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一鬼共語一鬼吟

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沈沙漾水痕幾寸柔腸
魚齧斷不開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鳥隨我寒梨
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彌饑戴土生
春草既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癘
候之果有戴釜濟者凍苦挽之且告之改得止至夜
二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為專秦政所救奈何唐
聞大喜遂請道士作章度鬼越數日坐齋中仿佛見
二人來謝後果官至秦政

林蘊

林蘇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卽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林公俊有族父康爲廉州一守見素以詩寄之曰破楚詞賦落人間水與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令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書中游天台美髯白皙毛褐笏與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爲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

蒼關來湖海游雲端尋雁湯雪裡過台州白業藏賢
達浮槎近斗牛豐千謾饒舌太守是閩邱

張司馬

聞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
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
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
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
思鄉夢雨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
於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林氏

林氏福建人有晚春詩云拋却銀針到小庭遺情無
 奈獨傷情高低別院鞦韆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
 啼寒藏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辜負堪
 嘆綠娥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開龔大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壻林世璧
 同游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逡巡遜讓林
 時已醉奮筆題詩略不停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

之至眼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復題林詩至今尚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最後徐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閒尋老衲叩禪堂墨蹟淋漓滿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雨茫茫蓋引林語也

黃讓

黃讓者粵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爲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資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討賊一子啟愚啟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二百

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合廣東鄭寄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諧幾來疆扯我襦衫老妻牽任輕輕語參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昌許公一絕云近日厨中乏和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之詩固存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爲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
於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卧龍龍江夜
夜採芙蓉我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峰又一
謫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烟于今更返華陽洞
千樹桃花待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
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謝祖

謝祖字繩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家子嗜酒落魄歲暮

有所遺負縣令韓公紹繫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
驚釋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
年祖父乞骸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
猶歛田已飛沙賦未蠲安得干公開活路此心一寸
是龍泉又長夜漫漫夢不成譙樓禁鼓已三聲星河
暗透西窓穴鈴柝寒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淺雪單
衾難度短長更何年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犁一卷經

鄭堂

聞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璐之子爲諸生有詩文名而

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斂而目不瞑堂
自贊能祝之卽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
髻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蘆花吟訖而
暝守厚禮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
衝其前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卽書
數苦苦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卽足成之曰苦
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
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
者動曰鄭堂也

董槐

言金

閩董槐者萬厯間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沒父母傷之甚槐遂形見能為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之龍山墓樹徃徃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為字皆成詩句末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轉千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壠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扃無曉日陽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擬裁衣服躍治何曾入夢思螢亂夜空殞鳥寂山前長坐月

西移如此甚多後二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轉華菴箕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箕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雪白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曰海扇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大守志孝其伯父
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臺書
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
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
情到底踈矣路鮒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
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慚時楊叔向爲
大叅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款之結爲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聞縣徐惟和北上過而
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翊歲下第復
過竟諧繾綣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
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
記當年曲荳蔻難消此夜情鴛盡玄霜三萬杵夢中
還見舊雲英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
矣

謝在杭記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卜筮過杭州六和塔愛

卷之六 謝在杭小紀

六十三

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
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
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
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
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
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
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

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
未貴時除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
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
比

閩中藏書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
公選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
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
館未幾書盡亡矣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

詞金

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叅知原岳謝方伯肇
制曹觀察學佺皆有菁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
謝則銳氣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
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
籬也

髮髻

婦人戴髮髻天下同然獨福州興化既嫁仍如未嫁
處子絕不帶髮髻有則亦爲簪首飾之具見舅姑之
後卽藏去矣

全